



贺晓英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傅聪 摄

她只道寻常

贺晓英在洪家关光荣院的日子与夜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月桂 宁奎 上官智慧 田育才

引子

六月的桑植，雨下得勤，雨水把天地洗得很净。玉泉河涨了水，河水翻腾着往东。河边的洪家关光荣院，被雨和山裹在中间。院墙背后是罗家台山，浓绿被雾罩着，半山腰隐约一座烈士塔。光荣院往西500米是贺龙故居，故居前，贺龙桥横跨在玉泉河上。

光荣院不大，占地八亩五分，主体建筑是一栋两层的砖混小楼，南方乡间常见的样子，收拾得干干净净。光荣院所在的地基，是贺锦斋的老宅。贺锦斋，贺龙麾下能文能武的师长。1928年，27岁的贺锦斋战场牺牲，留给妻子戴桂香的，只有一首改编后的桑植民歌《马桑树儿搭灯台》，这首歌至今仍唱响在桑植山水之间。

戴桂香晚年入住洪家关光荣院。1986年，25岁的贺晓英走进了光荣院，温柔陪伴了戴桂香最后的光阴。

1995年，戴桂香在光荣院去世。贺晓英亲手为这个等了一辈子的红嫂，净身更衣、料理后事，将她葬在贺锦斋墓旁。她替烈士，接回了等他67年的亲人。

清静安宁的院落里，藏着无数红土悲歌与人温暖。贺晓英今年65岁，在这个院子已经守了40年。日复一日，种菜、喂猪、洗衣、拖地、做饭、擦身……40年，14600多个日夜，送走了102位老人，暖热过老人们的余生。

“我没做什么特别的大事，一些寻常家务活而已。”

一

25岁，她来了，因为她是“贺家儿女”

端午节前一天，光荣院包粽子。粽叶采自山里的箬竹，阔大，青碧，带着水淋淋的湿意。腊肉切成小丁，糯米提前泡了一夜。

老人们喜欢跟着一起做点事，手虽然抖，折粽叶的动作却还利索，折出桑植特有的细长羊角粽。此刻出不了门，贺晓英也跟大家一起围坐在走廊的大桌边，难得地慢下来。雨声细密，粽叶清香而柔软，言笑声在雨里散开，是农家小院那种暖烘烘的热闹。

1986年春天，贺晓英第一次真正走进这个院子。彼时的光荣院只有一排简陋的小木屋，几个裹着小脚的老人在屋檐下默默地打量她。后来她才得知，其中一个就是戴桂香。

那年贺晓英25岁。几个月前，老院长顾菊香因年事已高，想找一个靠得住的接班人。她看中了她——洪家关云丰村人，“红三代”，高中毕业，身体结实，忠厚勤劳。

但光荣院的工作终究是别人看不上的“伺候人的活”，又脏又累，顾菊香担心年轻女孩不愿接手，于是先跟贺晓英的父亲贺兴家打了招呼。

贺兴家人称“草鞋局长”，当了多年县民政局局长，操持全县优抚工作，常年穿着草鞋下乡。1975年重修贺龙故居，经费紧张，他便砍了自家山上的柏树来建。如今贺龙故居的檩条、椽子、梁柱，大多是他家山上的木头。罗家台山上有一座洪家关烈士纪念馆，也是他1979年主持修建的。

“草鞋局长”把贺晓英叫到跟前：“这里的老人跟你的爷爷奶奶一样，都是为国家流过血流过泪的。你是贺家儿女，要把他们当作自己的爷爷奶奶孝敬。”

“贺家儿女”，在桑植洪家关，是有特殊含义的。

这是一片炽热的红土地，贺龙元帅的故乡，桑植起义策源地。战争年代，不到十万人口的桑植，先后有五万多人参加红军、游击队或投身地方红色政权工作，一万多人献身。行走在洪家关，几乎家家户户都挂着“光荣之家”的牌匾。

贺晓英的爷爷贺学锐、幺爷爷贺学柱，追随贺龙参加红军，一个牺牲在桑植朱家台，一个倒在1936年的长征路上。一门两烈士。贺晓英的奶奶，跟戴桂香一样，成了桑植“七十二红嫂”之一。

贺晓英从没见过爷爷。奶奶晚年中风后卧床，也曾由贺晓英亲手照料。

贺家的孩子，照顾光荣院的先辈，或者先辈的遗孀、后代，在贺晓英看来，是顺理成章的，一点也不是什么为难的事。



6月27日，贺晓英和老人们合影。

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为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萌 摄

二

40年，就是一天一天，本可以握笔的手，终日在油烟与污秽之间劳作

菜园里，四季豆已经过季，茄子和辣椒正结到兴头上，豇豆黄瓜挂满藤架，玉米被剥掉底下的叶子，下面套种着黄豆。猪棚里，两头大猪和四头小猪，似乎永远吃不饱，见到贺晓英就嗷嗷叫唤。

贺晓英65岁了，瘦瘦的一个人，干起活来却像有使不完的力气。吃饭站着，走路就跑，时时刻刻紧绷着，像陀螺一样在光荣院转。她是左撇子，左手使刀割猪草，刀法利落；左手拎桶提猪食，稳稳当当。其实两只手都有力，提起两桶猪食，健步如飞。

平时出去办事，只要不是太远，一律走路，没有电动车，没有摩托车，单日干活步数可达3万步，“走路能到的事，何必坐车？”

旁人总觉得这份日子清苦劳累，贺晓英却始终知足，“如今的条件，早已胜过三四十几年前千万倍。”

1986年她刚来时，院里几间小木屋，没电，没自来水，没洗衣机。生火要上山砍柴，老人的被褥床单全靠手洗。冬日，她背着被褥到玉泉河边，河水刺骨，手伸进去就麻了，冻疮裂了口子，一个冬天都好不了。院里有瘫痪的病人需要端屎端尿、洗澡擦身，还有痴傻的老人，晚上不睡觉满院游荡，也需要陪护看管。那时候院里她和老院长两个人，要照顾三十几个老人，什么都得干。

1987年，二胎产前一天，她还在院里干活。第二天凌晨发作，自己一个人走去卫生院生了孩子。她没有请一天假。

刚到光荣院不久，一次在给钟顺老人整理房间时，贺晓英一边搞卫生一边哼歌。钟顺老人冲她喊：“哪根肠子快活了？出去！”

年轻的贺晓英被吓住了。从那时起，她意识到，对于这些老人来说，心中有着不可触碰的伤痛，连笑声都是一种冒犯。她诚恳地跟老人道了歉。过了几天，老人也主动和她说话：“那天是我心情不好。”

此后，两人反而亲近了。钟顺老人后来很依赖她，走的时候，是贺晓英亲手送的。

在光荣院，贺晓英性格越来越沉稳。几十年下来，安静成了习惯。总是低头麻利地做事，不大笑，不发声。

1994年，桑植县民政局曾想调她去局里做财务，工作轻松体面，她想了好几天，最后主动放弃了调岗：“院里的老人留我，我走不开。”

看贺晓英的账本，笔迹端庄稳重，账目算得清清楚楚。让人想起，她当年高中毕业，算是有文化的人了，这双手，原本可以握一辈子笔，却终日在油烟、柴火、泥土、猪食与污秽之间劳作。

她曾是学校田径队队员、篮球队主力。这双穿解放鞋的脚，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，却守着光荣院的八亩五分地打转，40年没有离开。

你问她怎么坚持的，她笑一笑：“就是每天这样过。”

40年，在她看来，就是一天一天。

三

102次送别，她都在，每一个微小的心愿，她都怕辜负

一条规矩：老人想吃什么，当天就要想办法。这些年，有想吃鸡的、想喝甜酒的、想吃罐头的、想吃枇杷的，每一个微小的心愿，贺晓英都尽力去成全。枇杷过季了，买不到，她一个人上山去找。翻山越岭，在野生枇杷树上找到仅剩的几颗。“我就是怕来不及。辜负老人最后一点念想，比什么都难受。”

余秀英老人常年抑郁体弱，贺晓英自己掏钱给她买罐头，时常安慰陪伴。1994年，老人病重，贺晓英在她房里搭床彻夜相守。老人认定贺晓英就是自己的女儿，临终，给了贺晓英两块珍藏箱底的银圆。

糖尿病老人杨征武需要进行截肢手术，治疗费用高达二三十万元。贺晓英为老人争取费用帮扶，陪他赴长沙手术。从2013年患病到2019年离世，6年时间里，她每天为老人注射胰岛素，不离不弃。

同事何玉双说：“对老人好，一天两天谁都能做到。但谁能做到四十年？别人是做工作，她是当家务事了。”

光荣院1958年建院，前身是战争年代的“红军疗养院”。自建院以来，累计收养优抚老人、孤寡老人261名。其中自然离世的，享年都在80岁以上。

但有一件事，她始终不能释怀。那天，一位久病的老人忽然说：“我想吃姜糖。”

她跑到镇上，问了一家又一家，没有。又跑到附近的村里，还是没有。她想着第二天去县城再买，可还没等到，老人就走了。从那以后，她给自己定了

去局里做财务，工作轻松体面，她想了好几天，最后主动放弃了调岗：“院里的老人留我，我走不开。”

看贺晓英的账本，笔迹端庄稳重，账目算得清清楚楚。让人想起，她当年高中毕业，算是有文化的人了，这双手，原本可以握一辈子笔，却终日在油烟、柴火、泥土、猪食与污秽之间劳作。

她曾是学校田径队队员、篮球队主力。这双穿解放鞋的脚，本可以去更远的地方，却守着光荣院的八亩五分地打转，40年没有离开。

你问她怎么坚持的，她笑一笑：“就是每天这样过。”

40年，在她看来，就是一天一天。



5月20日，贺晓英在洪家关光荣院后的菜地劳作。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子洋 摄

四

800米的路，两头都是家，一家人磕磕绊绊往前走，谁也没松手

傍晚，玉泉河在门外翻腾，河水浑浊，声响很大。丈夫韦绍平有些心绪不宁：“这几天到处涨水。”贺晓英一边与丈夫闲聊天气，一边进厨房炒菜。

家，离光荣院只有800米。房间为了适应丈夫的轮椅活动，家具很少，让人觉得有点空旷，白色的瓷砖地面异常洁净。贺晓英在这里没留衣物和洗漱用品，多年来她已经习惯在光荣院的宿舍生活。

丈夫瘫痪多年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曾经能扛能拼的壮年人，骤然事事要人照料，落差之下难免怨愤，早年间也曾无端闹脾气。

贺晓英理解他，像理解那些心里苦的老人一样，再难听的话，也如风声过耳，该做的事照做，她没有放弃他。她早已懂得，如何不动声色咽下人间的苦。

公婆都很体恤贺晓英，早年一直由婆婆在家照料韦绍平，让贺晓英安心在岗护老。如今婆婆年事已高，回了县城居住，照料丈夫的重担便落在贺晓英一个人身上。日常翻身、身体清洁、尿管护理、三餐饮食、烦琐细碎的护理工作，无人替换。

还好有何玉双。她原是瑞塔铺光荣院的工作人员，两院合并后来到洪家关，被贺晓英深深打动。每逢贺晓英外出开会，便主动帮忙照料韦绍平。每天早晚，何玉双都要陪贺晓英来到家里，合力抬起韦绍平，帮助他起身和就寝。

韦绍平吃饭的时候，贺晓英开始收拾房间。等丈夫吃完饭，她洗完碗，把垃圾带出门，急促地往光荣院走。“老人还没吃药，小猪崽也还要喂一轮。”上周新买的4只猪崽，正是费神的时候。

两个家。一个家里躺着瘫痪的丈夫，一个家里住着20位老人。800米的距离，她每天在工作间隙往返4趟，早中晚三次往返照料丈夫用餐，再加晚上临睡前一次清洁和护理。

多年来，贺晓英在家的时间太少太少。两个孩子的成长，她都没有全程陪伴。由婆婆和弟弟帮着带大。孩子们小时候难免委屈；父亲行动不便，母亲常年不在身边，家长会常年是奶奶或舅舅出席。

“现在我们长大了，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在单位也经常加班，我更能理解妈妈当年的难与苦，如今只有更加心疼她、敬重她。”女儿韦倩说。

儿子韦尧，已在株洲工作、成家，去年获得单位“工匠之星”称号，在微信里向妈妈汇报：“您是老党员，我也是党员，您一直都是我的榜样。”

孙辈的抚育，贺晓英也没能亲身参与，儿女时常发来孩童生活照和奖状，让她见证晚辈点点滴滴的成长。

温厚纯良的一家人，就这样磕磕绊绊往前走，谁也没松手。

“如今家里还算平平安安，我觉得已经很幸运了。”贺晓英语气平静。

五

65岁，比院里有些老人年轻不了几岁，还跟从前一样照顾着他们

院里正在施工，食堂扩建为两层，新增储藏室、阅览室、棋牌室等等。

贺晓英日日盯紧施工进度，每一处细节都反复核对，想为老人们安顿好居所。

明年，她就要卸任院长了。

她其实50岁就到了退休年龄，55岁才正式办理退休手续，返聘当院长10年，明年将不再续聘。

这一向，贺晓英找出纳对接，很多工作她要交出去，还有很多地方不够熨帖。她有点着急，做了一辈子的事，要交到别人手里，怕别人接不住。

她还怕哪个老人忽然想吃一样东西，而她不在；哪个老人夜里不舒服，而新来的人不够熟悉；还有那些老人的习惯——谁几点吃药、谁睡觉要开灯、谁的饭要软一点、谁习惯倒一杯小酒——没人替她记着。

老人们听说贺晓英要退了，半天没人说话。大家舍不得她走，可又觉得，她年纪大了，该歇歇了。如今，她比院里的老人年轻不了几岁，却还跟从前一样照顾着他们。

102岁的刘严然老人，是张家界市仅存的五名抗战老兵之一，打过长沙会战、衡阳保卫战、桂柳会战，后来又上了朝鲜战场。如今生活能自理，说话也利索。

下雨天凉，贺晓英给他穿了件衣服，最外面一件，还是军装。

老人任由摆布，像个听话的孩子，只可怜巴巴地问：“那你当院长了，还会来看我们吧？”

“我只是不当院长了，还是会一直守着大家的，光荣院就是我的家啊。”贺晓英蹲下身，帮老人系好散开的鞋带。



图①：6月8日，洪家关光荣院，贺晓英在给老人分发采购的物资。

图②：5月20日，桑植县洪家关光荣院。



图②